

当一枚道钉惊现于女儿床头，
她别无选择，陷入了凶手精心设计的计时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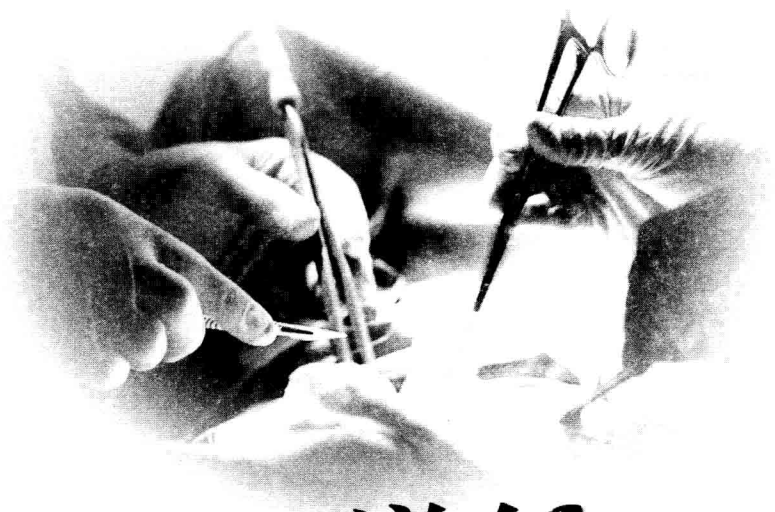
道钉人

The Timer Game

[美]苏珊·阿诺特·史密斯 著
李小刚 丁剑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赣



道钗人

[美]苏珊·阿诺特·史密斯 著
李小刚 丁剑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0-516 号

THE TIMER GAME©2008 by Susan Arnout Smit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Lowenstein-Yost
Associates,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钉人 / (美) 史密斯著 ; 李小刚, 丁剑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92-5949-9

I. ①道… II. ①史… ②李… ③丁…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396号

出 品 人：傅伟中

总 策 划：熊 侃 闫青华

责任编辑：万 哲 饶 伟

特约编辑：沈丽凝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陈 娴

道钉人

[美]苏珊·阿诺特·史密斯 著 李小刚 丁剑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南昌航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5949-9

定价：28.00 元

世界上有两根杠杆可以驱使人们的行动：利益和恐惧。

——[法国]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推荐语

这本书很特别：它是一本令人欲罢不能的快节奏小说，一系列新的角色层出不穷，给读者一种扣人心弦的感觉，还有与时间赛跑的全新阅读体验。作为惊悚悬念小说，它很成功。

——《英联邦书商》(UK Bookseller)

既令人惊恐又具爆发性，人物刻画令人感叹，让你从头到尾都处于脉搏狂奔的状态，甚至会紧张到胃绞痛。但读完又有强烈的满足感！很难想像这竟是作者的第一部惊悚小说。”

——《潜鸟书》杂志 提姆·大卫斯 (Tim Davis)

苏珊·阿诺特·史密斯的《道钉人》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悬疑惊悚力作，主角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法医……在她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甚至不能相信最亲近的人。书的主题令人感到似曾相识，但是在最精彩的高潮来临之前，作者会不时设计些富有独创性的转折，让读者心跳不已。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

卓越不凡的悬疑惊悚小说，当中穿插的万圣节场景，让故事变得更诡异残忍、也让人更喘不过气。充满机智及富有深度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让作者显露出无与伦比的天分，极为期待她接下来的作品。

——《李奇蒙时递报》(Richmond Times Dispatch)

一本兼具娱乐、益智与原创性的经典医学惊悚小说。苏珊·阿诺特·史密斯写出了一部稀世佳作，令人难忘，快速、强烈、分秒必争的精彩情节，带给我一次很好的阅读享受！

——畅销推理作家 约翰·赖斯科罗特 (John Lescroart)

《道钉人》像一枚极具吸引力的定时炸弹，令人毛骨悚然、激动不已，同时又能满足热爱冒险的深切渴望。作者不仅是惊悚小说写手，更是创造惊悚的大师。

——纽约时报畅销作家·盖尔·林茨 (Gayle Lynds)

资料：

在美国，每分每秒都有约三百名儿童在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将会死于无望的等待或移植后的排异反应。

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了皮肤、牙齿、耳朵、鼻子、膀胱、胸软骨、拇指骨和心脏瓣膜，并能成功地将它们移植到患者身上。1998年，专家们在多伦多召开会议，制订了一个应用器官工程的十年计划，以期实现实验室培育器官的无限量供给，特别是心脏。培育实验室心脏所带来的收益预计可达数十亿美金……



第一章

星期天

“要是有人跟在咱们后面，你会知道吗？”

格蕾丝·德斯坎索瞥了女儿一眼，这会儿，她们正紧贴着一个鬼形的充气玩偶，往节俭者聚会的入口挤去。凯蒂的黑眼珠一本正经地盯着她。快满五岁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头蜜色的卷发梳着两条时下流行的马尾辫，头戴一顶圣地亚哥教士队的棒球帽。

“你是说现在吗？”

格蕾丝尽量让声音保持平和，目光却游走在忙于收款的售货员和聚集在蜘蛛侠玩具货架边的一群孩子身上。商店里一片繁忙。没发现什么异常。

“怎么啦，宝贝儿？你觉得有人跟着咱们吗？”格蕾丝随手拿起一个购物筐。

凯蒂耸了耸肩膀。“说不好，我倒是决定了，我要当个医生。”

“等你长大了？”凯蒂突然一溜烟儿地跑开了，格蕾丝赶紧跟上，生怕她跑丢了。

凯蒂在一组南瓜灯前停了下来，慢慢地绕着灯走动。“噢，真蠢。又不是万圣节。要是这样我还是挂你挂在脖子上的那个东西得了。”

“听诊器？”格蕾丝眨眨眼睛说，“我不敢肯定能不能找到，凯蒂。我好长时间没戴那个东西了。不过，你可以扮成公主，这样就可以穿很漂亮的粉红色衣服了。”

口袋里的手机发出响动，格蕾丝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理会。她早已把

手机调成了振动模式，这会儿，它就像只一心想冲出黑暗的愤怒蜜蜂一样在她口袋里颤动。今天是星期天，是她在圣地亚哥警察局罪案实验室里忙碌了一个月后，好不容易才有的一天清闲日子，她只想陪着凯蒂。

凯蒂往手机所在的位置瞟了一眼，然后转身沿着通道继续往前走。格蕾丝母女俩都拥有一双葡萄牙人特有的黑色眼眸和一种棱角分明的美，但凯蒂更像一只金黄的小猫咪。与格蕾丝象牙色的皮肤以及深色头发有所不同，凯蒂一直焕发着仿佛被阳光亲吻过的健康光彩。这也是睡眠帮的忙，格蕾丝暗想。这些日子，她缺的就是这个。

睡眠和阳光，两样都缺。

十月的圣地亚哥非常潮湿，店里满是花粉和防晒油的味道。手机终于停止振动了，而凯蒂也在毛绒蝙蝠铅笔的货架前停下，拿起一支来端详。

凯蒂的生日正赶上星期六，万圣节的前一天，而格蕾丝没钱大操大办。手头这么拮据实在令她发窘，但作为单身母亲，她得小心对待孩子的生日，不能有半点闪失。如今她俩就住在她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老房子里，把她兄弟该继承的那一半折成现金抵偿以后，她还得加固裂了缝的屋顶和摇摇欲坠的楼梯，修理老是咳嗽的冰箱和随时都可能熄火的车子，当然，还要随时保持不要让自己发疯。

“这东西真好玩。”格蕾丝提出建议，也付得起，她在心里又补上一句。

凯蒂只是点点头，然后又把铅笔放回到货架。

手机又一次振动起来，凯蒂看了看她，问：“你不打算接电话吗？”

稚嫩的声音里透出一丝不安，格蕾丝知道，即便在凯蒂这个年龄，她也知道她们现在这么脆弱的经济状况，是多么依赖这份工作，哪怕只是维持温饱。

格蕾丝翻开手机盖，认出了那个号码。她安抚性地朝凯蒂笑笑。

“格蕾丝·德斯坎索。”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粗嘎的男声，但却听不出来是谁。

“我听不清。”

从音调里格蕾丝分辨得出来，这个人显然气得要发疯了。“特雷布警长，总部的。又有案子了，动起来吧。”

“这周值班的不是我。”

她把手机换到另一边的耳朵来听，为的是能看到女儿。凯蒂正在一件一件地数七块海豚形状的粉红色橡皮，然后连同一副假牙一起放进了购物筐中。

“真见鬼！你排在拉里的后面，可我打他电话，他不接。”

“你手里那张表不对。”

“顾不了这么多了，周一再核对吧。你接了电话，就是你啦！”

“不该我顶班，”她坚持道。

“就算是吧，但你必须来。”

她强压下怒气。实验室要保持正常运转，总会有人被抓去顶班，每周至少一次。这一周不该她当班，她的下个工作周要从下周二的早上七点半算起。近些日子她一直在实验室里超时工作，经手了两例涉嫌凶杀的案子，有一例很特别——在一场热闹的大学生联谊舞会上，一个人的小脚趾被一个身分不明的家伙一枪轰掉了，袭击者全身赤裸，只戴着一顶巴特·辛普森^①的面罩。在应付了那么多棘手的案子之后，这个能和凯蒂共处的休息日对她而言，就显得十分珍贵。

电话那头，特雷布的声音一直没停，“巡警已对报案做出了反应，原本以为没什么大事儿，结果发现是笔大买卖，光闻味儿就知道了。当班的法官已经发出逮捕令了。”

“我们不负责搜查冰毒，这你知道的。叫药品管理局的人去吧。”在圣地亚哥，违禁物的清查工作归药品管理局办。

“早走在你前头了，格蕾丝。但是那些混蛋家伙还在起居室里留下了大量血迹，却没有尸体。”

^①巴特·辛普森 (Bart Simpson) 美国著名动画连续剧《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中的角色。

“那就先弄清楚是否达到了致人死命的血量。”

“反正不像是流鼻血。”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格蕾丝能从他的语调里听出一丝嘲弄的味道。

“就你现在这样的态度，或者我该请锡德亲自来和你谈。”

格蕾丝一下愣住了。在对那些被污染样本和被篡改数据调查了六个月后，她才重新回到了CSI®的部门名单上。虽然调查的结果最终还了格蕾丝的清白，但也把敏感、脆弱和自我防卫带给了她，以及无奈——在这一岗位工作五年之后，却还需要从零开始证明自己。她可不想再次陷入窘境。CSI就意味着超时工作，当然了，那对她而言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额外收入，但她还是得从全局出发通盘考虑问题，而不能被这点儿零星小利绊住了脚。

“知道吗，你真是个混蛋！”格蕾丝压低声音对着电话说，为的是不让凯蒂听见她说脏话。

“算了吧，格蕾丝。”

“主管的头儿是谁？”她从挎包里翻出纸笔。

“卢因警长，西区分局的。他正在现场。”

凯蒂站在一旁注视着格蕾丝，目光里流露出理解和顺从，格蕾丝立刻意识到，凯蒂对这一天也是充满期待的。

“那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格蕾丝继续对着电话说。

凯蒂眨眨眼，把头转开了。

这是圣地亚哥滨海区的一条绿树成荫的老街，阳光透过未经修剪的棕榈树，在街道两旁的屋子上撒下斑驳的光点，由于离大海很近，这里能闻到一阵阵咸咸的海水以及海草的味道。发生罪案的那栋房子就在街区中央，此刻已经被黄色的警戒带围了起来。前院的草坪上有张被划破的沙发，高高的杂草里垃圾被堆得老高。房子临街的窗户用床单遮挡

①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的简称，即犯罪现场调查科，为美国警察部门之一。

着，前门上贴着一张被反复使用过、早已褪色的告示：邻居小心！罪案现场！

看到这个用雕饰成型的南瓜装饰着的旧院子，格蕾丝感到一阵内疚。凯蒂已经向她央求一个南瓜灯好几个星期了，但她只是一味搪塞，而这里呢？这些过着朝不保夕穷日子的人们，仍然舍得在节日里为孩子们奢侈一把。

当身着制服的警察押着三个瘦削的男人从屋里出来时，人群开始朝这边聚拢过来，戴着手铐的人被推进等在路边的警车里，后面还跟着一名儿童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手里抱着一个哭闹不休的孩子。

一辆警车驶离后，格蕾丝把车停进它腾出的空位，然后下车把车门锁上，关于为什么会最终选择现在这个职业，答案渐渐在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你看到的死人不是你弄死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她打开她的汽车后备箱，先翻出来的是凯蒂的儿童垒球包，一只穿脏了的球袜和一只装积木玩具的旧纸盒，然后才是她的证据收集工具和珍珠色的工作服。发给你的工作服也很漂亮，这可是由最有影响的设计师挑选的颜色，她想。

前门再次被推开了，文斯·卢因警长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边随手摘掉他头上戴着的防护面罩。他顺着台阶缓步走下，那样子活像食品公司的卡通广告形象“面团小子”，不过是个正在生气的“面团小子”。他正提着一只网眼很密的笼子，而且伸长手臂，有意识地让笼子尽量远离自己。一条大蛇正龇牙咧嘴、凶相毕露地在笼子里翻腾着。有些时候，你可以和大自然进行互动。

“节目演完了，就这样，演得不错。”卢因最后对蛇吼了一句，然后把笼子递给身边的一名警察，那警察接过笼子后便把它塞进了一辆警车的后备箱里。

卢因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一头浅灰色的头发垂下来，正好遮住两眼之间那道永远也展不开的皱褶，每当他生气的时候皱褶就会变得更深。格蕾丝跟他打交道不下十几次了，他那口不饶人的毛病总让格蕾丝紧张。

“德斯坎索医生到这儿花了四十分钟。”

格蕾丝深深地吸了口气，压下心头已窜起的火苗。“三十九分钟。我掐着表呢。”

“我以为来的会是拉里。”

“是啊，不错，我本来也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文斯，可他们把我的肾透析改了期，所以我只好来了。”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

穿上工作服，她的目光越过卢因往房子里望去。“你们发现什么了？”

“都是些凶险的玩意儿。两条斗牛犬，几把突击步枪，还有六条蛇——个头儿都不小。”他往刚才那只笼子方向指去，“那家伙是在厨房的壁橱里被逮到的。试了几次才让它中圈套。第一轮搜查的时候都没发现它。”

“这样才能让人放心点儿。”

“我可不是到这儿来让你放心的，格蕾丝。”他还在为刚才肾透析的玩笑生气。格蕾丝想起来了，他岳母就是死于肾衰竭，可是现在收回笑话已经太迟了。

一个二十出头就已经开始谢顶的男人从人群里疾步走来，他应该是由地方助理检察官派来的。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上暗褐色的工作服显示他是药品管理局的人。那个机构显然忘了统一部门的衣着规范——那件衣服的尺码对他来说太小了。

“你们都到啦？我是药品管理局新来的化验师，奇普·佩奇，叫我奇普吧。”

“格蕾丝·德斯坎索。”她自我介绍道，一边开始往脚上套鞋套。

“哦，是的，格蕾丝·德斯坎索。她做警方的法医生物学家有多少年了？我记不清了。”卢因在一边插嘴。

“五年了。”

“是的，五年了。索尔前不久退休了，移居佛罗里达，所以奇普就来了。”卢因回答了格蕾丝没有说出口的疑问，然后他又向格蕾丝发难

道，“你呢，准备接下来的几天都住在这里现场办公吗？”

“当然。”格蕾丝反唇相讥。

“那么，现在是业余爱好者时间。这里的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专业人士。”

一辆卖玉米卷^①的快餐车驶上了这条街，司机朝格蕾丝咧嘴微笑，兴致很好地冲她竖起大拇指，就好像认识她似的。她一边套上另一只鞋套，一边对他报以善意的一瞥。

那货车司机脸型狭长，一双眼睛明亮而透明，头发浓密，看上去和她年龄相仿，三十出头的样子。货车转弯了——司机似乎并没有看路，目光全粘在她身上——人群里的警察大呼小叫地让他不要停留，继续往前开。事情完全有可能更糟，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去开这种发出酸臭味儿的食品车，被环境卫生署的人追着满街跑。

“听说有几个家伙把里诺^②那里的一个拖车停车场给撬了，把存放在那里的一批丙酮^③来了个一锅端。”卢因又换上另一副手套，再把手套包递给奇普。“他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些尸块。奇普，有问题就问。别等人家把你装在箱子里送回老家去。当然了，得用几个箱子才装得下。”

奇普的脸变得刷白，卢因称心地转过脸去。格蕾丝朝奇普笑笑，意在安慰他一下。

“你真的是医生吗？”奇普问。这一问也是冲口而出的，“发生了什么事？”

“要戴两层手套，奇普。”格蕾丝又一次把手套包交到他手上，她的好脾气已经用完了。

聚集的人群逐渐四散到附近的各个院落里，小声的议论一直持续着。文斯·卢因转向格蕾丝和奇普，这回完全换上了公事公办的口气。

①玉米卷 (taco)：一种墨西哥特色食品。

②里诺 (Reno)：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常年度假胜地，也以迅速办理结婚和离婚手续著名。

③丙酮 (acetone)：一种强效化学溶剂，可用来制作冰毒。

“奇普，你收集遗留物，不过那都没什么好兴奋的，估计没啥值钱的货色了。格蕾丝，把你的本事使出来吧。里面溅落的样本很多，够一大帮精神病学家玩一年的。房子已经被封锁了，而且要保持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做了消毒，等下还要做除尘和采集工作。都机灵着点儿，准备好了吗？”

格蕾丝把工作服的带子系紧，戴上带有空气过滤器的防护面罩，跟着卢因上了台阶，奇普也拖着脚步跟在后面。到门口时，格蕾丝侧身让奇普先进门。一名全副武装的巡警把守在门口，稍远的地方还站着另一名巡警，格蕾丝突然想起曾经听说过的一件事——有人曾经自投罗网，在已经被特警控制的冰毒交易屋里被逮到。那家伙当时大摇大摆走进门，本想做笔交易的，当他意识到他要找的人已经被警察带去按手印时，已经太迟了，屋子里面那个满面笑容、看上去很和善的人没有卖给他任何东西，倒是给他定了个重罪。

屋里很黑，窗户用被单遮盖，再用胶带固定住，过了一会儿，格蕾丝的眼睛才适应过来。一块长条形的旧地毯已被血浸透，血液还溅到了附近的墙面上。

“奇普，不要靠近这块区域，好吗？”

她小心翼翼地在不碰到污迹的地方蹲下来，用手电筒照着墙面仔细观察。血液在墙面上形成了感叹号似的形状，应该是在匆忙之中甩上去的，这意味着不管出血的是什么人，这人的身体当时正处在运动状态，或者，导致出血的那件凶器当时正处在移动状态。不然，只有一种解释：刚发生过地震，墙体移动过了。反正是有东西移动过了，不管这东西是什么。总之，她今天有得忙了，工作量太大了。

“很好。”看来她今天是别想再见到凯蒂了。

格蕾丝直起身来，感觉工作服里的一对手臂已经像煮过的熏肠一样热了。这套衣服把她裹得就像是熟食店里的肉鸡似的。来这里之前没有先用减肥草药和保鲜膜裹满全身实在太亏了，一小时里准能掉好几斤呢。她实在搞不懂，那些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然后猛喝水减肥的女人们，她们的身体会不会像一根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的香肠一样突然炸开

呢？不行，她不能再想任何跟食物有关的事了。

“有头绪了吗？”卢因站到了她的身旁。

“是啊，文斯，有人曾在这里流血。”

“哈哈，你的发现真是太有趣了。”

她把注意力转移到起居室的其他地方。地板上散落着一堆哮喘病人用的人工呼吸器，太多了，看上去像是一支由体型超大的硬壳昆虫组成的部队。肮脏的床垫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东西，一辆玩具翻斗车正停在床上的那堆垃圾山上。玩具车的驾驶室里还斜插着一支吸食冰毒用的管子。床边的桌子上，一只火柴盒的磷面被摩擦得很厉害，完全变成了红色，散落在桌面上的还有一瓶瓶的减肥丸和结着厚厚一层咖啡垢的咖啡壶。这些东西都泛着红晕，也像是在血里浸过似的。

“你怎么看？”卢因望向奇普。他的声音在面罩里嗡声作响。

“纳粹手法，”奇普回答说，应该是想到了讲效率的德国人在战时使用过的一种手法，意在让军队保持警醒，以便随时投入战斗。

卢因又发出“嗡”的一声。“错。”他望向格蕾丝。

“红磷还原法，”格蕾丝说。她转向奇普，耸耸肩，表示她的不同看法。“纳粹法用的是锂和氨气，而这些是白色粉末。”

这个正确答案显然让卢因很失望。他转身向厨房走去并示意他们跟上。奇普在头罩里的脸已变成土灰色，并且不断冒出点点汗珠。

“你没事吧？”她停下脚步。“奇普？”

“幽闭恐惧症。老毛病。从小就有。”奇普的声音闷在头罩里。他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膀。“别跟卢因警官说。”

她点点头表示默许。格蕾丝可以从奇普手上的动作分辨出，他是配枪工作的。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学家是不带枪的，他们觉得枪既累赘又没必要——警方已经控制了现场，并为他们提供警戒，但格蕾丝偶尔会闪过当警察挺好的念头，因为他们都可随身带枪。

她的鞋套踩在肮脏的地板上发出怪响，炉灶上胡乱地堆着些耐热玻璃制的厨具，污痕斑驳的桌面上放着一只盛满液体的大罐子，里面装的像是已经变质的酒精。壁橱里除了打火机油、清洁剂、胶带之外，还有

一包打开一半的水果圈。

奇普正在咽口水，脸上的汗水早已闪闪发光。“我可以摘掉防护面罩吗？”

卢因从那堆玻璃盘子上猛然抬起头，说：“你是问安全不安全？是的，可是……”

下半句话还没出口，奇普已经扯掉了面罩，他随即尖叫起来，双眼凸起。他把卢因推到一边，冲向厨房那扇满是气泡的油漆门，撞开它，飞步下了台阶，跑进后院。不过，他们仍然能听见他大口喘气的声音。

“真是个笨小子，”文斯说。

格蕾丝耸耸肩，继续观察四周。“有他学的呢。他们管这东西叫‘猫’不会没道理的。”

甲基苯丙氨加热后的味道闻起来像猫尿，假如这只猫像一辆豪华轿车那么大，那猫舍里的骚臭味儿几个月都散不尽。

屋子外面，奇普发出的窒息般的喊叫声逐渐变轻，然后，戛然而止。

“我要去查看一下别的房间。挡窗户的东西先别拿下来，我等一下要记录血液飞溅形态。”

“忙你的吧。”卢因放下搜查证和危险品耗用单，说，“我去当一会儿保姆。”

“嘿，文斯。他还是个雏儿。别太为难他。”

卢因在防护面罩里咧了咧嘴，然后走出了厨房。格蕾丝又看了眼四周。看来要想把这里完全清理干净，政府得破费一笔了。

突然，像是有某种重物撞了房子一下，然后又落到地上。那声响就像是一只熟透了的水果被砸烂在墙上的声音。她直起身来细听，四周一片死寂。一种类似哨音的响动似有若无，继而又变成一种低沉的呻吟。

她咽了口吐沫。“文斯？”

那声音逐渐增强，频率加快，一种慑人的恐怖感觉让她汗毛直立。她悄悄地靠近厨房边的那扇门，走下台阶，同时扯下防护面罩扔到地上，没了这个沉甸甸的东西，一下子感觉轻松多了。

这是个不大的院落，通往街区的昏暗小巷里停着几辆破旧的汽车。她茫然四顾，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这里也应该有警察护卫才对，就像刚才她在前门看到的那些一样，可是现在她半个人影儿都没看见。

从院子深处传来一种冒气泡的声音。类似的声音她只在急诊室里听到过，此时此刻听到，令人更不舒服。她绕着一辆车的车身缓慢移动。接着，她看到奇普·佩奇手按着喉头躺在地上，指间分明正有鲜血涌出。他无言地凝望着格蕾丝，圆睁的双目里满是惊恐，眼镜已歪斜到脸的一侧。

现在她能完全看清小巷里的情形了：一名警察正脸朝下趴在血泊中，双腿以奇怪的角度叉开着。堵住小巷的正是刚才她在前院看到过的那辆玉米卷快餐车，车子还在发动着。

喉头一紧，她感觉双膝发软。奇普的气管被割断了，他的嘴巴大张着，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再造气道。确保伤者能够呼吸。他的眼睛突然往格蕾丝身后的某个地方看去，格蕾丝转头向身后望去。

脸颊上毫无预警地爆发出一阵剧痛，等她反应过来，早已被一拳击中，整个身子飞了出去。这次袭击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慌乱中，她只能感到惊恐和疼痛一阵阵地向她袭来。

“你输了。”

袭击她的正是刚才那位快餐车司机，他站在那里，看上去比坐在车里时给人的感觉高多了，那跃跃欲试的劲儿，像是全身都过了电似的。他的呼吸闻上去有一股薄荷的清香。他的一只手里，正握着一把锋利的屠宰刀。

他一把提起格蕾丝就往屋子里拖，勒在她脖子上的手臂一下子掐住了她的呼吸。格蕾丝感觉自己的肺都要炸开了，而且双眼刺痛、金星乱冒。那男人在进屋的时候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声，格蕾丝的脚随之一探，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那是文斯·卢因已经离开身体的头颅。戴在头上的防护面罩早已滚落，双唇一片死灰，双眼大睁，盛满惊恐。屠宰刀干净利落地划过他的喉结，此刻，它正躺在血泊中，像个小小的牡蛎。